

# 春色如许

青春版昆曲《牡丹亭》人物访谈录



潘星华著

# 春色如许

青春版昆曲《牡丹亭》人物访谈录

文字 / 潘星华

摄影 / 许培鸿





《惊梦》剧照，沈丰英饰杜丽娘，俞玖林饰柳梦梅。



《婚走》剧照。





《离魂》，杜丽娘披着大红披风，高举梅花，回眸面向观众。



《拾画叫画》剧照。





杨婆 (吕佳饰演) 的英姿。





《冥判》剧照。





众花神围绕柱丽娘，花神的服装由王童精心设计。



2007年5月，《牡丹亭》在北京举行第100场盛大演出，结束后观众掌声雷动。







2006年11月，在美国加州圣芭芭拉演出后，白先勇和演员一起谢幕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cntrading.com](http://www.cntrading.com)



在伯克莱加州大学的演出成功， 打响了美国巡演第一炮。





# 序：春色如许

白光厚

《春色如许》是有关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第十本书，可谓十全十美。前九本由台湾及中国大陆出版社出版，而《春色如许》则是由新加坡“八方文化”出版，华人世界的发行网几乎都涵盖了。前九本书有剧本、有剧照、有剧评、有学术论文，亦有学生及专家的反应。但《春色如许》却是一本访谈录，与前几本书性质完全不同。

《春色如许》是由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资深记者潘星华女士访问了49位人士而成。被访者来自两岸三地、美国西岸，各行各业都有：有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原创人员包括制作人、舞台设计、服装设计、灯光设计、舞蹈设计，有老师及演员，有赞助人，亦有为数甚众的“昆曲义工”支持者。各人从不同的角度，对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作出了最直接的反应，说出许多个人看法，像万花筒，把这朵华丽的牡丹拼凑起来。

潘星华做这项采访录发挥了她资深记者最大的能耐。今年（二〇〇七）5月11日至13日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第一百场盛大公演，海内外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至北京赴此盛会，潘星华也趁机北上，在场内场外，盯住了每一个她要访问的人，然后锲而不舍，追踪到台北、香港、苏州，补齐了她拟定的受访名单，只要她想得到她便有办法访问得到，甚至不惜电话追访。结果是一本内容丰富，多姿多彩的访谈录。今年10月8日至10日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庆典演出中，隆重登台。这本访谈录此刻出版，正好给这出昆曲经典带来“春色如许”。

2007年8月25日

# 前言

潘星华
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书《正在消失的艺术》，里面罗列了100种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艺术，其中一种是“昆曲”，它这么写道：

“昆曲是中国最著名的剧种之一，自明万历年传入北京，一跃而成为当时最大的剧种，时人竞呼‘官腔’。昆曲发展成为‘官腔’，命运便可堪虞。由于深受士大夫的拥戴，所以昆曲很快就完成了它的‘文化’定位，以迎合上流社会。它的角色齐全，分工细致，至于说白念唱，服装穿戴则更是日益讲究，华丽无比。再加之它偏重于演出体制较长的传奇，以供有逸志闲情的有钱阶层赏玩，所以新剧目越来越少，加之格律过分严谨，文辞典雅古奥，一般群众赶个时髦听一两场就兴味索然，这样，昆曲竟然自己就在北京支撑不下去，只好移师上海，哪知前脚刚到，徽班、京班又相继跟进想分一杯羹，昆曲再次立脚不住，挣一点喝稀饭的钱也不行了。

“昆曲虽然衰落，但在当时，它还是一头睡狮，不说别的，就说它的艺术生命，在当时及以后，就迅速影响了京剧、越剧、川剧、湘剧、婺剧、祁剧、桂剧等。徒弟都长大了，但谁也帮不了师傅，直到中国解放，政府才扶植昆剧办学，又拍了《十五贯》，人们才又暂记起了昆曲。可是，不喜欢它的人就是不喜欢，谁也没有办法。”

这本书虽然在2002年出版，可是文字却像写在50年前。作者说：“昆曲发展成为‘官腔’，命运便可堪虞。”这样的话，似曾相识，却已过时。为什么“供有逸志闲情的有钱阶层赏玩，命运便可堪虞？”现在什么事物，不是都希望能“打进主流社会”，引起决策者、高消费者注意吗？而且，作者难道不明白时代已经改变，在全球化时代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必先“本土化”，要没有他“唯我独有”，鲜明独特的本土高水平文化艺术，是根本没有办法在世界冒出头来，争一席之地吗？“角色齐全，分工细致，说白念唱，服装穿戴则更是日益讲究，华丽无比”就像瑞士名表制作之精细，难道不是昆曲独树一帜，傲视同侪之道，而竟是它自取灭亡之路吗？

现代资讯科技发达，有知识有学问的人，正在迅速增长，文化艺术制作人绝不应该再有“深受士大夫拥戴，迎合上流社会，就死亡”的观念，这也绝不应该是制作低级趣味的借口。教育普及已经让群众晋升为士大夫，粗制滥造，把群众当白痴的日子已经过去。无论“官腔”或“民歌”，任何事物只有“齐全、细致、讲究”精益求精，才是生存之道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难道还说得不够明白吗？

来到21世纪，不少人还有阳春白雪，曲高和寡的过时思想，这才有了要用综艺晚会式的美女伴舞，用豪华大包装，用尽声光色电，迎合潮流来改造昆曲



的行动，以为把昆曲从“官腔”降为“民腔”，前途就光明了。是这样吗？

从前，美的东西也许只局限让“上流社会”欣赏，社会开放，资讯普及后，美的东西，有谁看不到？有谁不追求？然而，什么是美？外在美还是内在美？在知识爆炸，竞争高度激烈的年代，一个徒有外表，企图鱼目混珠，徒靠声光电卖花俏，而没有内涵、没有特色、没有代表性，没有高素质的文化艺术制作，凭什么能赢得观众的口碑？凭什么能立足于当代？凭什么能在世界文化史记上一笔呢？这些制作，人家是看也不看，一下就把你扫进垃圾堆里。当然，徒有内在美，未能引起时人注意，也有消失于无声无息中的危机。

明白了这个转变，才能了解为什么在有人认为“不喜欢它（昆曲）的人就是不喜欢，谁也没有办法。”的情况下，为什么昆曲在“正在消失”途中，白先勇却能让400年前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还魂，重新绽放异彩，从中国大江南北，演到台湾、香港、澳门，更远渡重洋，在美国加州大学四校区，大受欢迎，一票难求。

谈到制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意义，白先勇说：“从19世纪开始，中国人失魂落魄，民族魂失掉了。西方的科技、人文，走在前端，我们应该学习，这是谁也没有异议的，但是，不能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，丧失了自己，而是应该在学习别人的当中，肯定自己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表现了两个字，一个是“美”，一个是“情”，美和情都是文化的救赎力量。中国文化已经式微很久，今天，中国文化需要起死回生的力量，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历史，文化传统，我不相信古老传统没有办法被唤醒。我们制作这出戏，就是在唤醒潜藏在我们心中对文化的渴望，一种民族的乡愁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用最美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。很多人看得掉泪，就是被戏里真挚的情，和绚丽的美所感动，而且还因为看到自己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感到骄傲。”

这几句话很重要。制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最重大的目的，就是要呈现传统文化最美的，最好的，来恢复观众对自己老祖宗的信心，来认识自己文化骄人的一面，来站在世界舞台上，底气十足，勇敢地 and 西方文化比划比划，来“把失去的民族魂，找回来”。

其实，任何现存的传统文 化，都是走过历史长河的坎坷道路，经历了风吹雨打，无情残酷的种种考验，才能幸存下来，走到今天。千锤百炼，它变成经典，没有被淘汰，是一定有它存活的道理，有它存在的价值。

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说：“现在全国昆曲从业者加起来只有700多人，可说是‘七百壮士’！700多人中在舞台上表演的只有300多人，人数比国宝熊猫还少。”是的，保护昆曲就像保护熊猫，事不宜迟。

然而，任何复兴行动，首先要对它有信心，要先认定它的优点，有值得保护的意 义，坚守它存在的特质，才做扬长补短的工作。可是，自从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列为“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榜首，是杰作中的杰作后，文化官员和昆曲界从业员，突然被这迟来一百年的荣耀眩晕，乱了阵脚，显得手足无措起来。

古兆申说：“现在，有一个荒谬吊诡现象，就是对昆剧作越大投资，反而危害越大。所有大投资的昆剧，已经不再是昆剧了。”

香港学者雷競璇说：“繁荣也许繁荣了，但真正的昆曲，体现传统美学的昆曲，却在消亡中，危机重重。”

在郑培凯主编的《口传心授与文化遗产》，中国六大昆曲院团负责人对古兆申和陈春苗谈昆曲的今日与明天，他们的论调是忧郁的，是悲观的，真让人稀奇。戴着“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榜首”的光环，昆曲界难道不应该唯我独尊，威风八面吗？不是的，反而不是的。昆剧院团为了求存，原来正悲惨地“把昆曲做强做大”，走进“加快做死昆曲”的行列。

什么原因呢？归根结底，就是对昆曲这个古老剧种“没有信心”，于是，从何骄傲？从而自豪？

浙江昆剧团团长林为林说：“现在有些新排的大戏，把戏曲走向转到道具化、符号化、话剧化上去，演来似乎没有剧种之分，除了音乐上还有点分别，其他都统一了，这样就离开昆曲太远了……我认为许多时候是我们昆剧院团觉得传统的简单舞台很寒酸，对自己的戏没有信心，所以要用道具来壮信心。”

昆曲研究者陈春苗在访问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柯军的时候说：“有时看一些创新剧目，就感觉它不像昆剧。标志一个戏是否昆剧，最重要的是看是否唱‘昆腔’，再者是否符合昆曲那种程式、虚拟写意的风格。现在许多‘新昆剧’，唱的既不是昆腔，表演手段也抛弃了中国传统戏曲的风格，不只不在演昆剧，甚至连戏曲也谈不上。”

柯军回答说：“昆剧（从业员）总是觉得昆剧不新，对自己的艺术没有信心，而要去寻找外来的帮助。但是找来的人，是否对昆剧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，还是疑问。所以一些越剧和话剧的元素出现在新昆剧舞台上已经屡见不鲜。”

北方昆曲剧院院长刘宇辰道出了这个非排新戏的苦衷。他说：“北昆在1956年成立时，当时的任务明确指明是‘传承’，但其实当时最多的精力是放在创新剧目，并没有把它当成是文化遗产，而只是作为娱乐模式，试图去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。到‘文革’时，全国大搞现代戏，北昆当时也搞了大量的现代戏，因为不这样做便没有生存的空间。到1979年，北昆再重新建立，这样的政策却没有改变。若是我这个院长老是不排新戏，上面就会考虑是否还让我继续当这个院长，几年前，还得在就职协议上写明每年要创作多少个剧目，出多少个新戏，来衡量院团工作成效的标准。现下虽然没有这样列明条款，但还是有着这种惯性，所以排新戏，是作为院长生存的需要。

“……藏在故宫里的宝贝，若纯粹从商业角度出发，全部拿来拍卖，肯定比现在每天每月都要付出大量精力、资源去保护更有商业价值，但是有些东西，‘拥有’本身便是价值。

“时髦的东西可以挣钱，古老的昆曲艺术更该说是价值连城。正如古老的长城，虽然已经丧失了抵御外患的功能，烽火台也没有了传递讯息的作用，但



都依然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精神。昆曲完全可以像那些有形的物质遗产那样，除了在经济、旅游事业可以有所发展，更能在文化形象的传播、民族精神的弘扬上做出自己的贡献。但它现在，还没有得到这种认同，人们还意识不到昆剧的100出戏是种财富，而把它的传统剧目增加到120出，便是增加了更多财富。”

壮哉斯言！昆曲“能在文化形象的传播、民族精神的弘扬上做出自己的贡献！”不正是白先勇说昆曲能“找回民族魂”吗？

一个没有鲜明个性，没有鲜明轮廓的人，是没有办法让人认识他、记得他。一个剧种没有自己特佳、独树一帜的“剧格、剧风”，是没有办法立足的。任何违反昆剧极简舞台原则的制作，都是对昆剧没有信心的表现。任何去聘请其他剧种导演来为昆剧执导的行动，从一开始，已经对昆剧投下不信任票。怎么会好呢？当昆剧按现代流行的舞台样式去改革得不伦不类的时候，它还是昆曲吗？它还有昆曲的独特面貌吗？

浙江京剧团团长翁国生是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导演，是昆剧科班出生。他在接受本书访问时说：“我们把《牡丹亭》形容是国家博物馆一个非常精致的国宝级文物。这个文物，绝不能把它粗暴地拿去洗刷打磨糟蹋，是一点都不能损害的。但我们可以在这个文物的外面进行包装，做一个精致的支架，做一个精致的水晶罩子。打上灯光，在这个技术上，让它更加璀璨。”今天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演出100场，从中国大江南北演到美国去，它的火红，显然证明了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。

白先勇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成功，燃点了不少濒临灭绝或挣扎求存的传统剧种振兴的希望，“白先勇能，我也能。”是许多人在看过青春版之后，对自己说的话。但是，白先勇怎样能？怎么能？如何能？为什么能？的细节，是需要研究的，是不能依样画葫芦的。

就像我对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校长杨祖佑教授说：“我们来写一本书，把你为什么能在七年内培养五位诺贝尔奖教授的原因，详细写出来。中国还有无数大学校长，没有能力把你请去，亲身告诉他们你办校的过人经验，他们只需花几十块钱买这本书来研究一下就行。”

今天，在中国，在东南亚，很多坚持维护传统表演艺术的团体，都在新时代挣扎求存，他们的热忱和意志力是值得敬佩的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也许没有办法走进每一个城市演出，但这不能阻挠这些人要学习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成功的求存甚至振兴之道的心。通过这本访问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台前幕后，兼及义工金主等49位人物的访谈录，从他们各自道出参与这项文化盛会的故事，希望能让有意复兴传统文化艺术的人士，从中理出一个脉络来，从中找出一条正路来。